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39.回翠亨喜度八十寿辰

另一件事也颇能说明卢慕贞对赌博管制严厉。当时,有恩于孙家的孙眉结拜兄弟、老兴中会会员郑强一家也居澳门。广州起义失败后卢慕贞与家人流亡檀香山投靠大伯孙眉,曾寄居在郑家,生活费用悉由郑氏兄弟负担。卢慕贞晚年不忘郑家的深情厚谊,经常坐黄包车到市场去买菜,每次必买两份,一份亲自送到郑家。郑强的女儿郑翠惟和至亲好友喜欢打麻将,但当她远远听到黄包车的“叮当”响声就知道卢慕贞携菜而来,为免一番严厉训斥,马上把牌藏起来。

早在1937年7月,孙科在他的上海哥伦比亚路(今番禺路)家中为母亲卢慕贞举行七十寿诞庆祝会,来宾数十人,除了孙家的至亲好友,大多是上海的党政要人。据传当时上海的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都刊载了一幅孙科全家的照片,卢慕贞坐在中间,孙科夫妇陪坐两侧,儿孙们都立在后面。

转眼一晃又是十年。1947年7月30日,卢慕贞特意回翠亨村喜度八十寿辰。

8月22日,中山县政府在县城石岐举行“中山县各界庆祝孙母卢太夫人寿辰暨欢迎孙副主席旋邑大会”。国民政府副主席、立法院院长孙科偕夫人陈淑英,儿子孙治平、孙治强和侄子孙乾、孙满兄弟及侄孙等回乡祝寿。参加祝寿的还有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罗卓英、省参议会议长林翼中、省党部主任余俊贤以及张发奎、余汉谋等各级官员和港澳百多个社会团体的代表。孙、卢两族亲友和翠亨村人都纷纷前来向受人尊敬的老寿星祝寿,贺者络绎不绝,冠盖云集,盛况空前。

这天从石岐到翠亨村沿途戒备森严。卢慕贞的祝寿活动在中山纪念中学(简称“纪中”)礼堂举行。场面盛极一时。筵开数百席,不论何人,送贺礼入堂叩拜后,就可入席饱餐。客人如食量大,转身又可食。1996年6月,寓居加拿大的迟宝伦先生在《星岛周刊》发表的《忆在翠亨纪中为卢太夫人祝寿》一文,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当年卢慕贞祝寿的盛况。他回忆说,那年他随夫人到翠亨村,应聘到中山纪念中学教书。进校后,他还没开课,就立即加入为卢慕贞庆祝寿辰的筹备。

经过一番忙碌筹备,卢太夫人的寿辰到了,总理纪念中学的教职员,个个忙个不停,因为迎宾与接待的人员,全都是纪中的教职员,纪中的校园大,前去庆祝生辰的人,至少超过一万人,贺客送来的焗猪,堆满了一间课室,我们这些接待人员,由于贺客太多,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,肚子饿得慌。

后来,不知哪一位同事,望着放在地上的许多焗猪说:“唉……我们真笨,为甚么有烧猪都不吃。”有的人说:“没有刀,怎么切来吃?”“唉!你们真笨,”先前说话的同事说,“用手将烧猪的舌头拔下来,不就行了吗?”好办法,我们每个人,提起袖子,伸手到猪的嘴巴里去,将猪舌头拉下来。说真的,烧猪最好吃的部分是猪舌头,我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。晚上,客人走了,我们与唐校长到饭堂去吃晚饭,厨说:“真怪,怎么所有烧猪的舌头,都没有了?”我们听后,彼此望着,心中暗笑。

当年参加筹备卢慕贞祝寿事务的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,对烧猪(也称焗猪)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,他说:“我记得拜大寿时,最好吃的是焗猪。先把一只不大的猪刮净吊干上香料,预备好一堆圆石叠得中间空,石与石之间有隙缝,易于透风,在叠石下面腾空地方加猛火,把圆石烧得烘烘烫,然后熄火,把猪(猪要隔上一层布或纸)放上去,用滚烫的石子把猪全身围密,过一会猪就香浓扑鼻,里边肉和皮酥脆,吃起来十分可口,是由澳门师傅上来炮制的,是盛宴的好菜式。”

福寿双全的卢慕贞收到大量礼品,她把江西景德镇瓷碗瓷碟等,分送给亲友和族人。族人孙社正就得到卢慕贞赠予的一套金边碗,可惜在“文革”期间毁坏了。不过,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厨房橱柜里,还陈列着当时亲友为卢慕贞贺寿而特制的碗碟。

盛况空前的祝寿活动,留下了一些卢慕贞和儿孙在一起的照片。据称卢慕贞性格内向,大部分照片上的表情都是愁眉不展,唯独这次抗战胜利后喜度八十寿辰,她才有开朗的笑容。卢慕贞晚年和女儿孙婉一家共同生活。

七九届高中生

宋坚雷

41.尾声

辞职后的第二天上午,嘉毅起床时,近中午了。小田拎着菜从外面进来,看到他惊讶地问:“今天,你怎么这么晚,还没出门上班?”他装出一副可怜样说:“今天,我让学校炒了鱿鱼,没班可上了。你看我将来该怎么办呀?”小田眨着眼睛,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:“我不管你上不上班,我还是每天照旧,你不要赶我走。即使你不给钱,我也照旧帮你做好吃的。”嘉毅听了有点得意,进一步玩笑道:“你这么好,我哪里舍得你走啊。可我没有钱了,怎么办呢?”小田脱口而出:“没关系,我还在外面做事,有收入,我可以养你。”最后一句一出口,她似乎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,脸一下子涨红起来。

嘉毅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,心里一阵喜欢。仿佛昨天的辞职,让嘉毅一夜间突然感到在小田面前平等了,有了追求她的资格了,以前所担心的地位悬殊问题变得无影无踪了。他扒了两口饭,笑眯眯说:“你做的好吃,我肯定要吃你做的,最好一直帮我做下去。”她连声应道:“只要你喜欢吃我做的饭,我就随时随地给你做饭,也不向你收钱。”他看着小田可爱的样子,也知道她的心思,想继续和她开玩笑,逼着她说出心中最想说的话,便问:“我们总是这样住在一起,孤男寡女的,好吗?传到你老家,你以后回去了嫁不出去,可不要怪我。”这话一出口,嘉毅马上感到太具有杀伤力。

小田的眼神突然暗了下来,咬了咬嘴唇说:“谁叫我是乡下人,让你欺负了也没有办法,最终还是要赶我走。那我就等你结婚的那一天回去,回去了我也不嫁人。”说完就拿起他面前的碗筷,转身到水池边开始洗碗了。

嘉毅感到不对,慌忙起身,从小田身后抱住了她,在她耳边轻声说:“不要哭呀,我喜欢你!嫁给我吧,这里就是你的家,永远不要再说回去了。”她扭过身子,把头压在他的胸前,用湿漉漉的手捶打他的肩膀,喃喃说:“你就喜欢欺负我!嫁给你了,你可以欺负我一辈子了。”他们终于捅破了这层已经很薄的窗户纸,两人融为一体。

最近嘉毅心情特别好,想去看看予兴。予兴在电话里直接把他约到了医院里见面。当嘉毅在医院里看到光头的予兴,心里一紧,对予兴的病情也猜出了大半。予兴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病情,说六个星期前被查出是肝癌晚期。他说:“有一件事情,想跟你商量。我去了以后,将留下一大笔财产,无人继承,我想让你继承,希望你不要推辞。”嘉毅一时间诧异得说不出话,他知道他的财产不是小数字。

他们在阳台上面对面的藤椅上坐下,予兴继续道:“其实,我也考虑过捐款的事,但我认为这对我没有什么意义。第一,我不太喜欢这种张扬的事情,也不要这些虚名;其次,你是知道的,我这点钱是怎么来的,虽说不上肮脏吧,但也至少是蒙着一层灰尘,这样的钱捐出去了,我想大概是有害无益的吧。”他又苦笑一下,“我考虑你继承是有道理的。在我周围的人中,你是最不贪财的,我信得过你,你也有处理这些钱的能力。”

嘉毅谨慎地问道:“这么多的钱,你让我怎么办才好?”予兴想了想说:“股份变现的钱和一些属于我私人的房产,大概七到八个亿吧。你拿这些钱怎么处置都可以,最多在以后你在上海遇见露露时,如果她还是单身的话,给她相当于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的钱就可以了,这是我以前答应过她的。”

嘉毅想到了予兴曾经的女朋友卢蓉,他只知道卢蓉后来离开了检察院做了律师。他想如果予兴此刻想见卢蓉的话,要及时联系到才好。他试探地问:“我们儿时的朋友现在很难聚在一起。除了黄莺,你还和谁有联系?”

予兴淡淡地答道:“没有了。”他看了一眼嘉毅,补充道,“至于卢蓉。我听我们的张律师讲,她后来律师不做,去了什么山里做了尼姑,彻底超凡脱俗了。我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往来,她也是一个可悲的人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,嘉毅趁机把辞职和结婚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予兴有些激动,跷起大拇指露出笑容说:“好。在现在的世界里,你能引咎辞职,太了不起了。我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,我为你骄傲。”

那天,他们聊了许多,聊了很久,直至黄昏,无限好的夕阳把他俩的脸颊彻底映红。

明起连载《同和里》